

天边的火烧云

THE SELECTED WORKS OF PENG DONGMING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长篇小说选

① 天边的火烧云

②③ 紫 雾

天边的火烧云

写在前面的话

那一天，母亲挺着大肚子，拖着水肿的双脚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山沟里那所小学。一路上，母亲不断地听到山脚下屋场里飘出女人们的凄哭，她们一声声颤颤悠悠地哭着，呼唤着自己的心肝宝贝……她们的孩子饿死了。

这是在1960年深冬，全中国都在过着忍饥挨饿的“苦日子”。

母亲一边走一边叹着气，她恨自己不该在这年月生孩子……肚子里不时地隐隐作痛，迫使母亲紧走着，她担心把孩子生在路上。

嗖嗖的寒风刮着她那枯瘦的脸颊和焦黄的头发，雾蒙蒙的天空像铁一样阴冷。迎面走过来一路送葬的人群，母亲便赶忙退到路旁，她目光愣愣地望着那一张张饥黄寡瘦的脸孔匆匆而过，然后又紧走。

黄昏时，母亲终于走到了外祖母家。

就在那天深夜，我呱呱落地。外祖母惊喜地告诉母亲：“又是一个男孩呢！”

母亲那苍白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。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哥哥，母亲原本指望这回生个女孩。半天，母亲终于发生一声长叹，喊了一声：“肚子饿哟——”

于是，外祖母草草将我包扎好，赶紧煮来一海碗半是

粗糠半是米粉的稻谷糊糊。这稻谷是外祖母一粒一粒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她自己饿成了皮包骨，却居然省下10来斤稻谷，然后磨成粉，藏在楼上的破絮被里，等待着母亲回家生孩子。

母亲“呼啦呼啦”地吃下那一碗，还是喊饿。于是外祖母又煮出了一海碗……

一个月后，母亲决计将我送人，她要祖母去找主，而祖母却死活不肯，她说她能养活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那就能弄成人……

于是，以后我便偎在祖母那像春天一样温暖的怀里，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。

祖母的园子

祖母总是让我在那道朝南的土墙上呆着，不许乱跑。她自己一天到晚都在菜园子里忙碌。

我寂寂地呆在厚厚的土墙下晒太阳。远处是麦绿色的稻田，劳作的村妇不时从稻田里缓缓地直起腰，她们的脸上总是沾满了稗草和泥水。近处便是祖母的菜园子，园子里开满了黄色的白色的菜花，还有紫红色的豆花。春天刚刚出世的劲壮的泥蜂，以及那一对对娇嫩的乳白色的小蝶，便在这花间嗡嗡地飞舞。祖母从摇曳的菜花中伸直腰，双手撑着锄头喘息的时候，她那汗水涔涔的脸上总是沾满

了金黄的花粉……春天的太阳蒸晒着远处的田野和祖母的菜园子，湿漉漉的空气里永恒地充满着青苔和泥土的腥气还有菜花的芳香。

我在土墙下呆得太久了，就总是忍不住要跑进祖母的菜园子里去捣乱。祖母横我一眼，骂一声：“贱货。”吐一口唾沫在手掌上搓搓，又握紧锄把弯下腰去。

在这极好的阳光里，祖母一边忙碌着播种，又一边忙碌着将一帮一帮白菜、青菜、大白菜砍下来，用簸箕一担担挑到小山坡下的溪边去洗干净，然后晒在鹅卵石上，晒到六七成干时，将这带着阳光的新鲜气息的菜焖进坛里。一边干着，祖母的嘴里一边唠叨，要给学校的母亲送两坛去，要给在镇上读书的大哥捎一坛去，还要给老不死的也捎一坛去……老不死的是指我祖父，那时他在山里的一个茶叶收购站上，祖母总是怨他常年不归。

夏天到来时，祖母园子里的辣椒、茄子、苦瓜、南瓜、扁豆……又是一片青葱茂盛。她不停地将一担担坑泥、猪屎和人粪尿挑进菜地里，太阳将她那多皱的、汗水里总是沾满了泥土和金黄色花粉的脸晒得殷红。一场雨水过后，瓜菜蓬勃地长着，四处蔓延的野草也一个劲地疯长。施着肥、除着草、间着苗……祖母在那片园子里忙得甚至连气都喘不过来。她在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喘息时，总也免不了要怨骂祖父几句，她骂他：“老不死的”、“老贱”，怪他老也不回。她总是想，倘若祖父回来了帮着种这园子该多好。

那时祖父已经 60 多岁了，他在山里那个茶叶收购站上做临时工。收购茶叶是一桩凭眼力、凭口味的活，祖父抓

起一把茶叶看看，然后泡上一碗喝上两口，便能将茶叶的三等九级准确无误地定下来。没人能接祖父的班，因此他就被那个收购站留着总也回不来。

怨完了祖父，祖母便溜我一眼，接下来骂我：“贱货，就只晓得吃，针尖大的忙都帮不上，还一天到晚捣乱……”

望着蓝布衬衫被汗水浸透了的祖母，这时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难受。其实我总想要帮她做一点事，常常傍在她的脚边一块去扯草，但我一不经意便将菜苗也拔了，这便使得祖母十分心疼，她总是气恼地提着我丢到瓜棚底下的阴凉处，要我老实实在那儿呆着。呆着呆着，看见粉色的小蝶飞过来，我又忍不住要去追赶，这一追便将祖母好不容易栽培起来的辣椒或茄子苗踩断了。这时祖母便再也忍不住要在我的屁股上扇几巴掌，于是我又默默地呆在瓜棚底下去，这次就再不动弹了。我生气地翘着嘴蹲在那儿，一直等到祖母收工时才跟着她闷闷地回家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祖母这时便又来逗我：“看你那嘴巴翘得，只怕挂得起一只夜壶呢！”

这时我便一拳拳在祖母身上捶着，将闷在心里半天的气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。

祖母说：“打吧，打吧，把祖母打死了，看你娘不把你这贱货送人。”

于是我的拳头擂得更密了，这时我心里只想哭。我生怕祖母离开了我，总是一步也不离地要跟着她。

这一天，望着浑身汗得透湿后坐在瓜棚下喘息的祖

母，我挨到她的膝盖前，乖乖地对她说：“我能帮你煮稀饭呢！”

祖母望着我那神态，竟忍不住一手拍着大腿打起了哈哈。她将我搂进湿津津的怀里，那只裂痕累累的手不停地在我头上搓着：“乖乖，你还太小啊，等到你长大了，祖母就好了，有个帮手了……唉，长大了只怕就像这树上的小鸟一样，飞了，飞到山的那一边去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祖母的神色是那样忧伤。

我的鼻子一酸：“我长大了也不离开祖母，一天也不离开的。”

祖母不再说话，紧紧地搂住我，似乎是怕我就会像小鸟一样飞了。

……

然而，后来我却真的像小鸟一样从祖母的身边飞走了，而且越飞越远。

如今，我的祖母已经去世整整 10 年了。她连同着她的那片茂盛的菜园子，一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无法消失的只是我的梦，有祖母的梦使我心地踏实。

在回首往事时，许多的事情我都淡忘了，唯一无法淡忘的是我童年温馨的故乡和祖母。有时我真害怕时光消逝，它会将一切都无情地捎走，我不愿失去。

稀 饭

那时，各家各户的墙上都用石灰写满了标语。我家那

道厚厚的朝南土墙上写的是：闲时吃稀，忙时吃干，平时半干半稀。

我问过父亲，这是写着干什么用的？父亲告诉我：“这是毛主席说的，毛主席要我们不做田里工夫时就吃稀饭，农忙季节工夫重就吃干饭，平常时节农活不重不轻就吃一半干饭吃一半稀饭。村里怕我们忘记了毛主席的话，就把它写在墙上，好让我们时刻记着，按毛主席说的去做。”

我又问：“那我们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呢？我们家冬天才吃两餐饭，要到夏天才吃一餐干饭一餐稀饭。”

父亲横我一眼，便不再理睬我了。

我不敢再问。那时，我是那样地害怕父亲。他从早到晚极少说话，每天天刚蒙蒙亮便扛起开山锄头出了门，到溪边和山边去开荒。等到天光大亮，村子全都醒过来，父亲已开垦出一片荒地了。这时，队上的出工哨声也就吹响了，于是父亲又到生产队去出早工，直到太阳一杆子高时才回来吃早饭。吃过三大海碗红薯丝拌干饭，队上的哨声又响了，父亲又去下地。中午回家又是吃下三大海碗饭，吃过饭，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下一壶祖母烧好的薄荷筋芥凉茶，又扛起锄头下到溪边山边的自留地里，不管是多毒热的太阳，父亲从来舍不得睡一次午觉。傍晚生产队放工后，父亲还要到那一块又一块巴掌大的自留地里忙一阵，在那些地里播种麦子、豌豆和红薯……

每天总是天黑尽后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，“呼啦呼啦”地吃下那一碗又一碗绿豆稀饭。夜里还要到生产队去评工记分，或到稻田里去扯夜秧、放夜水……

父亲每天就这样沉闷地做着、吃着。望着他那怕人的脸色，我们兄弟姊妹谁都不敢去惹他。

父亲不愿告诉我为何我们家不听毛主席的话，我便去问祖母：“为什么我们家冬天吃两餐饭，夏天还半干半稀呢？”

祖母说：“冬天不做田里土里工夫，吃两餐就够了，不做哪有吃的呢？夏天要做两昼工夫，早饭中饭要吃干的才顶得住。夜里不干活了，糊弄一下肚子就够了……油盐柴米日子得细水长流地过，哪能听他毛主席的，忙时顿顿吃干饭呢？你这吃货，就只晓得吃、吃……”

后来我就不再打听这事了。

祖母料理着菜园子，还要料理一家人的一日三餐，因此从来也没个从容时节。每夜我家那一锅绿豆稀饭，总是还来不及等凉下来，我们就一碗碗地“呼啦呼啦”吃开了。祖母每每望着父亲捧着那只蓝花大海碗使劲地吹着气，流着满头大汗狼吞虎咽地一碗碗往肚子里倒时，总要心痛地喊个不住：“慢些吃哟，烫着了怎么得了！”

因此，那一回我吵着闹着要帮祖母煮这晚上的稀饭时，她犹豫再三，也就答应了。那天下午去菜园子前，她将绿豆和米洗好，放进锅里，再添上水，将锅盖盖上，又在灶弯里拿好一堆柴火，她说烧完这一堆柴稀饭就煮好了。

太阳离山尖还有几杆子高时，祖母说：“你回去煮稀饭吧。”

于是我在菜园子里拔腿就跑。

“小心火哟！莫烧着柴弯了……”

祖母还在不停地喊着时，我已跑回家，小心翼翼地点燃柴火，然后就坐在灶口，一根一根地往里添柴火……等到我将那一堆柴火烧完后，太阳便落在了屋门前的矮山上。

我便静静地端坐在屋门前守候着，等着一家人来吃我煮熟的这一锅稀饭。一点也不灼眼的太阳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从山尖上掉落下去了。这时，山的剪影便象一匹活灵活现的骏马一样静立在那儿。

祖母说，那山叫烈马山，烈马等候在那里已经好多年了，等我长大了，就骑上那匹烈马去做大事……

太阳落去后，烈马山的上空凝固着一片片鲜艳无比的云彩，将小溪、矮山、田野和菜园子映得一片通红。

祖母说，那便是火烧云，像火烧着的一样红亮。我想，那云是伴着烈马红红去远行的……

火烧云消失后，夜就来了。一家人陆陆续续地收工回来，吃着煮得又稠又烂的一锅绿豆稀饭时，一个个都赞不绝口。祖母更是兴奋不已，她笑得嘴都扯到了耳朵边，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我这贱货真是有用了，能帮得上忙了……”

后来好多的日子，祖母还按捺不住地逢人便要夸我几句：“你看我这贱货，能帮上我的忙了呢！夜夜的稀饭都是他煮……过了年才满六岁哟！才这么点大的孩子……”

在祖母不停的夸奖下，后来我一点也不用她担心，自个儿就能将稀饭煮好。记得，那时我家老屋的灶房里，屋顶上坏了一片瓦，一束阳光耀耀地掉进来，将昏暗而潮湿的老屋照亮。整个夏天的下午，我便守候着这柱绚丽的阳光。

阳光里，总是有细微的老屋里的灰尘飘过来，飘过去……这块茶杯大小的阳光，先是斜映在地上，再从地上爬到碗柜上，又从碗柜上慢慢地爬到砖墙上，到这时我便开始洗米洗绿豆将火生起，等到我将那一堆柴火烧完，将稀饭煮好时，太阳刚好又挨到了矮山边了……

吃过稀饭的夜，是我和祖母长长的夜。

祖母坐在阶矶上的矮凳上，慢慢细细地将一家人的衣衫搓出来，然后再到坡坎下的小溪里去洗。

清亮的小溪上，泛着淡淡的月光，满天的星星都落在这溪水里。我手里提着小油灯蹲在鹅卵石上，祖母的棒槌不紧不慢地在洗衣埠上捶打着。这清清脆脆的槌衣声回荡在溪里，飘散到对河好远的田野上，村庄在这槌打声里显得那么安静。

漂洗完那一大桶衣衫，祖母在阶沿下的竹篙上晾好，然后我们便将乘凉的竹床抬到院子里，将驱蚊的艾草绳点燃。祖母坐在竹床的一头，我枕着她的腿，仰望着一天的星光。祖母手上的大薄扇慢慢悠悠地摇着，将那带着艾草清香的夜风摇到我的身上。

祖母告诉我：那是牛郎织女星，那是过河七子星……七子星，七七过，云里边钻，水里边过……

我问：“怎么会从水里边过呢？”

祖母便用薄扇指了指前边的小溪：“你看哪，不是在水里边过么。”

我抬头一看，果然七子星在小溪里晃荡着。

这时祖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花粑子塞进我的嘴里。这

带着祖母体温的花粑子呵！又香又脆。如今回忆那味道，我仍禁不住直流口水。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东西了。

祖母说：“等我老了，你弄什么东西给祖母吃哪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炸糯米花粑子给祖母说。”

“那时祖母的牙齿都掉光了，再也吃不动花粑子哟……”

“那时我就煮绿豆稀饭，还有南瓜稀饭给祖母吃。”

这时祖母忍不住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她自言自语地喃喃着：“只要有稀饭吃到死，祖母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呵……”

我说：“祖母是不死的。”

祖母说：“人都要死的，等你长大成人后，祖母就要死了，像灯盏没油一样，慢慢熄去了……”她说得极淡。

在这苦艾熏染的清香的夏夜，偶尔祖父也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和祖母的夜空。祖母平常老是骂着祖父没回来帮她料理园子，但当祖父打着那个真铜电筒，带着一身浓重的夜气出现在院门前时，她又是那么高兴。

她忙不迭地烧起一大桶水让祖父去洗澡，然后煮出一碗荷包蛋，倒出一碗浸得酪酪的药酒，让他慢慢细细地吃着、喝着。

祖母在一旁给他摇着扇，一边细细地讲着园子里的事情给他听：西瓜和西红柿都耙园了，又种上了红萝卜。辣椒还正旺着，已经晒下了10多斤红辣椒干，秋后的那茬秋辣椒，只怕还能晒下10来斤白辣椒干，今年的辣椒摘得长久，主要是春上将鸡埘里的粪泥全都下到辣椒地里的了。还有苦瓜、豆角干、刀把豆干也晒了两缸子，棚上的扁豆正旺

着，秋后也能晒下两坛了……还有，今年的南瓜和冬瓜，比起去年强多了……

在祖母那像小溪水一样无休无止的唠叨声里，我在祖父的怀里不知不觉便睡熟了。鸡叫过后，祖父又得走了，他得到 20 多里远的那个收购站上去赶早饭。当小院那扇厚重的门发出一声迟钝的“吱呀——”声后，祖母这才骂一声：“老贱”。

于是搂紧我又睡。

秋天到来时，祖母种在菜园子以及房前屋后的那些南瓜就全都熟透了。那一个个老得青里透红的南瓜哟！有的大到祖母都没法搬进屋来，她只好弄一只筐，让我帮着抬回来。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将南瓜搬回家，一排排整齐地码到床底下，当几个床铺的底下都塞满了之后，园子里的瓜却还远远没有摘完。后来，祖母只好将那些瓜像砌柴火一样一排排靠墙码起来。

望着这些南瓜，祖母陶醉得整天都合不拢嘴。“有瓜就是半年粮哟！”祖母总是这么说。

清清的秋夜，我和祖母夜夜就在这弥漫着南瓜清香的气息里入梦。秋夜祖母的梦是那么宽阔而踏实。

秋天里，我家就不再吃绿豆稀饭了。祖母说夏天吃绿豆稀饭是因为绿豆能清火败毒，秋天吃南瓜稀饭是因为南瓜能补气养身。祖母又说绿豆经得收，而南瓜经不得收，因此有了南瓜就先吃南瓜……

我不管那么多，反正觉得南瓜稀饭又甜又粉又香又稠，比起绿豆稀饭好吃到哪去了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几乎把世上什么样的稀饭都尝过了，但总是感到没有一样有祖母种出来的南瓜煮的稀饭那么好吃。

小 溪

小溪是从祖父收茶叶的那座深山里流出来的，流到离我家两里远的坳口上，便被一座水库堵住了。从水库底下它接着又流，“哗啦哗啦”地经过我家门口，流出山冲，流过开阔的田野，再下去我就不知道它流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小溪的水四季都是清亮的。就是在两丈深的潭里，也能清清楚楚地望见水底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卵石，以及游窜的小鱼。溪水里有鲫鱼、白条、红排、肥驼子和黄鸭叫……红排鱼是最漂亮的鱼，身上长着一排排花纹，红色白色绿色紫色一条条相间长着，因此我们就叫它红排。而肥驼子却是最丑的鱼，它总也长不大，就那么一寸长左右，也不会游到水面上来玩，只晓得伏在水底的卵石上，或是藏在岸边的石缝里。它身上长满了麻点，又肥又笨又驼着背，伸手从岸边的石缝里摸过去，随便就能抓出几条来。黄鸭叫却是不能去捉的，它的头上长了两根刺，你一碰到它，它便“呼”地一声叫，一头扎过来，那刺扎进手指里又痛又胀。但黄鸭叫却是极好钓的，连钓钩都不要，挖一条蚯蚓，在热灰里烫到半熟，然后将它整个穿进绵线里，绑成一道圈，这就

可以钓到黄鸭叫了。黄鸭叫一咬上烫过后喷香的蚯蚓，死都不肯松口，有时一次便可以提上四五条来。

六七岁时，我便不再一天到晚跟着祖母在菜园子里了。我跟着屋场里几个比我大点的孩子，几乎天天滚爬到河滩上，浸泡在溪水里。

我们那是一个大屋场，住着 20 来户人家。这老屋是祖上留下的，因此屋里住的都是本家人。和我一块玩耍的伙伴有四喜、狗牯和红鼻儿。四喜比我大三岁，按辈分我该叫他四叔。狗牯和我同辈，只大我两岁，却比我高出一头。红鼻儿我也该叫他叔，他的鼻涕总是长年地流，将鼻子下边浸得一块殷红，大伙便叫他红鼻儿。

三月的桃花水下来，溪边的水草便茵茵地绿了，水草里总是有捞不完的米虾。每一场雨水过后，我们便扛着虾耙提着小桶出动了。四喜和狗牯高大些，架着虾耙在水草里捞，捞一把摔到岸上，我和红鼻儿便扒弄着那一摊青苔和水草，将一只只肥嫩的米虾捡进小木桶里。等我们捡那一摊时，四喜他们又捞了一把摔上来。有时甚至还捞上来一两条鲫鱼和红排，这便使我们高兴得跳起来。从下滩捞到上滩，过河又从上滩捞到下滩，这时我们的小桶里便有半桶鱼虾了……

然后，将它们全都倒在石板上开始分。每人摘来一片荷叶或是芭蕉叶摆在那儿，四喜抓着鱼虾一把把放上去，我们静静坐在一边看他抓。四喜每次分完之后，还要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发现哪一堆多了一点，又去抓起一小撮，分到其它的三皮叶子上，然后再看看，却又发现另外一堆多了

点,于是又去抓掉一小撮,每次抓来抓去总是鼓捣好久一阵,直到他觉得绝对平均了时,这才说:“你们拿吧!”

他每次总是让别人拿了之后自己再拿。祖母有时在一旁洗衣洗菜,望着这场面时,总是笑着说:“四喜你可真像个做叔的呢!”

这米虾拿回家后,祖母便在锅里焙干,煮饭时,抓上一把和着豆鼓辣椒蒸上,那个味道呵!世上只怕没有比这更好的下饭菜了。

那时,我家饭桌上长年就是这一碗荤菜,除非是过年过节或外公外婆来了才砍肉杀鸡。

四月里,岸边的柳树绿透之后,我们在这小溪里捞到的鱼虾就更多了。白天捞虾,夜里还要打着火把到水沟里小溪里去照泥鳅、锯鳅、黄鳝和肥驼子。四喜扛着火把走头,这火是烧在一个铁线挽成的络子里,烧一阵又加几块松树柴进去。我扛着针扎子随后,四喜一照到水里的鱼和泥鳅,我便一扎子扎下去。这针扎子上的针有 20 来根,一排绑进劈开的小竹子中间,因此这一排针扎进水里,小鱼是怎么也跑不掉的。小鱼扎上来后,敲进红鼻儿提着的小木桶里。狗牯走在最后边,他背着一篓松树柴火。我们就这样夜夜从小溪里照上去,一直照到月亮桥,又沿着山边的小水沟一路照下来,直照到祖母站在屋场门口一声长、一声短地喊着,这才不再照了……照鱼是极开心的,但有时也担惊受怕,水沟边、草丛里总是有蜈蚣和蛇。记得有一回,就有一条红眼睛的百节蛇喷着白雾朝我们的火把追过来。百节蛇是最毒的蛇,一咬着了就没法治了,山里每年总